

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 向西方国家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

□ 申 蓝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时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特别提到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Colin Mackerras）。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传统戏剧、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及中澳关系，代表作有《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国现代戏剧：从1840年到今天》等。多年来，马克林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推动中澳友谊，并积极向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于2014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母亲鼓励他打开研究中国的大门

1939年，马克林出生于悉尼，他的父母对子女教育极为重视。母亲喜欢历史、文学、音乐，让他从小受到这些方面的熏陶，并成为他终身的研究兴趣。他的音乐素养很高，尤其酷爱欧洲古典音乐。

马克林读大学时，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访问日本后，于1958年设立亚洲研究政府奖学金。母亲鼓励他去申请，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非常重要。马克林听从母亲的建议，并如愿获得奖学金，前往墨尔本大学堪培拉分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前身）学习中文。1961年，马克林赴剑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研究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正是这段研究经历，引发了他一生对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及藏族的研究兴趣。

硕士毕业后，马克林与妻子艾丽斯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他们被称为“外国专家”。这份工作真正打开了他近距离观察、认识、研究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他与这个东方古国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缘。

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马克林爱上了中国，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儿子斯蒂芬在北京出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马克林钟情于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喜欢骑自行车走街串巷。从小喜欢西方歌

剧的马克林，还开始欣赏中国戏曲这一不同的戏剧形式。他常到王府井买经典的戏曲唱片，包括梅兰芳和谭鑫培的唱片，还到人民剧场看过梅兰芳的徒弟杜近芳现场的《白蛇传》。通过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戏曲，他后来创作了《中国戏剧简史》《中国现代戏剧：从1840年到今天》等。

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巨大发展成就

1966年9月，马克林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课题聚焦于1760至1860年中国地方戏与京剧的发展，因此再一次延续与中国的情缘。马克林研究的重点是京剧历史的社会性而非纯粹的历史性研究，让他有机会去了解、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许多领域，进一步增强了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知与热爱。博士毕业后，马克林留校工作，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戏剧等汉学研究工作。此后，马克林逐渐成长为启发澳大利亚学界转向亚洲研究的前驱学人，培养了许多当今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的学者。

从196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马克林在过去的60年里总共访华60多次。除了在北京的一些大学任教，他的足迹还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包括港澳台地区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省区，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与发展，看到了和西方媒体描绘的完全不同的真实景象，也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籍，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与全球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自1912年以来的身份和整体》。作为一名有西方视角的学者，马克林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他说，一个民族团结的国家一定有明确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方针和政策。研究汉学、了解中国，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中国。

多年来，马克林深入中国认真观察、潜心研究，发表了100多篇有关中国的论文，出版了10余本相关专著。他的代表作《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以英文出版后，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看待真实的中国，了解西方世界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的中国形象及其成因。该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1949年至2012年中国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多年亲历中国的经验，对这些形象进行修正、补充，甚至是驳斥。一些美国人对

1949年至1972年期间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污名化”，致使当时的中国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存在许多负面形象。而马克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西方，当时的中国人“聪慧、忠诚、勤奋，是一群与你我无异的常人”，“因为中国的利益背离了西方的利益”，西方国家才尽力“妖魔化”中国。马克林认为，从尼克松访华至2000年近30年的时间里，生气蓬勃、自由、时尚、开放是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他同时谈道，尽管中国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中国人民在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西方的很多“中国形象在我看来依然是有失公允、吹毛求疵的，它们反复强调中国的薄弱之处甚至是无中生有”。他认为，西方国家倾向于夸大中国的不足而忽略中国的成就。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来华的西方学者之一，马克林见证了现代中国发展中的变化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那无疑是‘发展’。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模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飞速发展。”他说。

马克林曾目睹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文化贫乏：不需要离开北京太远，就可以看到严重的贫困现象。即使在北京，街上的汽车也非常少。“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高铁的速度更是不可思议。现在的中国，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不断进步开放。”马克林深切感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在进步，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深远裨益。他说：“当我第一次来北京时，很少有人会说英语，外国人也很少。现在，出租车司机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与外国人交流。”马克林还发现，人们的观念也与时俱进，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他所教的班级里女生人数基本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今，这种现象已大为改观。再比如，以前很少有中国人到外国留学，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求学。他由衷地佩服中国人民多年来克服众多困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马克林看来，越来越开放的胸襟、越来越完善的制度，正是中国自信心增强的最好体现。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之间有越来越多的联系和共同利

益。他说，“新中国在过去7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自己的本质，尊重自己的文化，我对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

为促进中澳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多年来，马克林以汉学研究为依托，不仅向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客观地介绍中国，而且积极推动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促进中澳两国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1985—1988年，马克林主持了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格里菲斯大学联合录制的20集“龙的语言”系列汉语教学节目。该系列汉语教学片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播出数次，对澳大利亚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激发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兴趣。2011年，马克林成为全球第一家旅游孔子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旅游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为旅游孔子学院的成立和稳步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年过八旬的马克林，目前仍然活跃在中澳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讲授有关澳大利亚的知识，在澳大利亚传播中国文化。他说，这是一种享受。马克林一生专注中国研究，提倡和推动在澳大利亚开展中国文化和语言教育工作，为促进中澳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得到两国政府的认可及两国学术界的尊敬。在澳大利亚政府方面，1999年，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2007年，澳大利亚总督授予其澳大利亚勋章。在中国政府方面，1964年，马克林应邀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并有幸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2014年9月，马克林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林为促进中澳友谊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半个世纪来，马克林教授60多次访华，在亲历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挚热情，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搭建起一座桥梁”。

马克林说：“当初决定来中国是受母亲影响，此后的生活，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这句话不但概括了他的人生道路，也道出了他对母亲、对中国的真情实感。在他心目中，他早已把中国当作他的第二个故乡。他说，“我是中国的崇拜者”。

龙在十二生肖动物中比较特殊，且其思想内涵丰富，有着吉祥寓意，因而颇为人们喜欢。在甲辰龙年新春之际，各种有关龙的事物在社会上火爆流行，而今年同样火爆的还有一个有关龙的汉字——龘，音dǎ，与此相应还有一个词语被广泛用作拜年贺喜的祝福语——“龙行龘龘”。

显而易见，“龘”字虽然笔画繁复，构形却也极易辨识，就是三个繁体的“龍”字叠加在一起，因而表面字义就是三条龙，其实就是多条龙之象。既然“龘”字是由三个“龍”字组合而来，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龍”字的来历和寓意。

关于“龍”字的起源以及龙的原型，自古以来流传多种说法。首先是根据龙的形象推测由蛇的形象与其他动物特征融合而成，如《尔雅翼》记载“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论衡》则说“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也有观念认为龙源自中华扬子鳄。现代考古学根据考古发现，更多倾向于认为龙的形象是由原始信仰图腾形象逐渐吸收其他动物特征演变而来，如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马首或猪鼻等。

而在天文考古学中，学者冯时等根据“龍”字的甲骨文金文形象与天象的比较，提出甲骨文“龍”字为以象形手法描绘的东方苍龙七宿天象所组成的形象，而苍龙七宿宿名古义及其于龙体的位置关系恰可与“龙”字所呈现的形象一一对应。大约距今64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地墓主人两侧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据冯时研究，它也与东方苍龙七宿和西方白虎七宿以及北斗等天象相对应，这都是因为龙虎天象为上古观象授时的重要标志，与天文历法等密切相关。

作为《周易》经文的开篇，六十四卦卦乾卦的卦爻辞就特意以苍龙天象在不同时间的运行，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事物发展趋势的象征，乾卦六爻由低到高层层递进。《周易》乾卦以龙为喻，借天文以明人事，将人和事物发展的道理与刚健有为、穷极必反等经验浓缩至一卦之中，蕴含丰富的哲学理念，是中国古代动态发展、崇德尚义、与时俱进、居中守正、有为创新等观念的集中反映。

由此可见，龙源自天象，并具有一个人奋进不止或事物不断发展的意蕴。

与“龘”字相关的另一个字，是两条龙组成的“𪚩”字，二者古代相通，表示龙飞的样子。《说文解字》解释“龘”字为：“飞龙也。”由两条龙组成的“𪚩”字便是双龙齐飞的形象和意蕴。

在古代中国，龙凤麒麟为四种最主要的吉祥动物，尤其以龙最普遍流行，因而在各种事物中几乎随处可见。虽然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龙曾为皇权所垄断，一度成为皇室象征。然而龙源自上古中国的精神信仰，层层宫禁难以阻隔民间对它的喜爱。人们创造性地将龙的形象运用于各种文化艺术的表述中，如舞龙等民俗活动，甚至由于皇权垄断，民间创造性地将卷草纹做成抽象化的龙，即古代建筑与家具装饰中的卷草龙纹等等。时至近代，民间普遍流行的吉祥符号，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双龙戏珠图案，可谓是“龘”字的具象表达。冯时认为双龙戏珠中间的火珠为苍龙七宿的心宿二——大火星之象。而民间双龙戏珠图案多以团形呈现，按照冯时的考证，龙本身兼含阴阳，因而呈现出阴阳和合、一团和气，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吉祥、协同奋进、崇尚和平的文明底色。

而关于“龘”字，《玉篇》解释字为：“龙行龘龘也。”由两条龙构成的“𪚩”字为双龙齐飞的形象，那么由三条龙构成的“龘”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飞龙在天”这一形象表达。“飞龙在天”本出自《周易·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对应到天象，九五爻辞就象征夏季苍龙七宿升到了中天，为一年中阳气最充盈的时节。古代以三表多，有许多三字组合的字，作为相对应意义的强化，如“犇”为“奔”，“羴”为众马奔驰。如果说一条龙象征一个人的奋进历程，那么三条龙的“龘”字则象征多人的协同奋进，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多条龙的“龘”字就是群龙齐飞、腾跃在天之象。

当今人们通常会将中华儿女称为“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信仰中可以找到一些佐证。除了古代以龙为吉祥象征之外，作为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就是人首龙身，而炎帝、黄帝以龙为族群象征，《论衡》也说“黄帝龙颜”。人文始祖以龙为象征，也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在文化传统中的反映。但是，据学者考证，“龙的传人”这一具体概念表述的直接来源是中国台湾音乐家侯德健于1978年创作的歌曲《龙的传人》。20世纪80年代，这首歌传到大陆，进而风靡全球华人地区，引发强烈的精神共鸣。“龙的传人”这个具有鲜明现代白话文特点的词汇表述，是国人经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并摆脱帝王垄断龙的使用而重新建构的。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下，众多仁人志士致力于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因此东方醒狮与“龙的传人”观念逐渐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且表现于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活动。

所以从“龙的传人”观念这个角度来讲，在现代中国“龙”文化的具体意境中，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好比是一条龙，而象征群龙腾飞

如何理解「龙行龘龘」的「龘龘」

□ 杨 家 刚

“飞龙在天”本出自《周易·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对应到天象，九五爻辞就象征夏季苍龙七宿升到了中天，为一年中阳气最充盈的时节。古代以三表多，有许多三字组合的字，作为相对应意义的强化，如“犇”为“奔”，“羴”为众马奔驰。如果说一条龙象征一个人的奋进历程，那么三条龙的“龘”字则象征多人的协同奋进，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多条龙的“龘”字就是群龙齐飞、腾跃在天之象。

当今人们通常会将中华儿女称为“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信仰中可以找到一些佐证。除了古代以龙为吉祥象征之外，作为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就是人首龙身，而炎帝、黄帝以龙为族群象征，《论衡》也说“黄帝龙颜”。人文始祖以龙为象征，也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在文化传统中的反映。但是，据学者考证，“龙的传人”这一具体概念表述的直接来源是中国台湾音乐家侯德健于1978年创作的歌曲《龙的传人》。20世纪80年代，这首歌传到大陆，进而风靡全球华人地区，引发强烈的精神共鸣。“龙的传人”这个具有鲜明现代白话文特点的词汇表述，是国人经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并摆脱帝王垄断龙的使用而重新建构的。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下，众多仁人志士致力于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因此东方醒狮与“龙的传人”观念逐渐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且表现于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活动。

所以从“龙的传人”观念这个角度来讲，在现代中国“龙”文化的具体意境中，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好比是一条龙，而象征群龙腾飞

